

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指定书目

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

·花季卷·



欧也妮·葛朗台

原著 巴尔扎克



哈尔滨出版社

· 花季卷 ·

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

QING SHAO NIAN SU ZHI JIAO YU BI DU

欧也妮·葛朗台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欧也妮·葛朗台 / 钟雷 主编. —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3.9

(青少年素质教育必读·花季卷)

ISBN 7-80699-052-6

I. 欧... II. 钟... III. 长篇小说 - 法国 - 近代 - 缩写本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0989 号

主 编: 钟雷

责任编辑: 吴颖丽

副主编: 王勇 韩雪

封面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



欧也妮·葛朗台

哈尔滨出版社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邮政编码: 150006

电话: 0451-86225161

E-mail: hrbchs@yeah.net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2 字数 1200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99-052-6/I·16

定价: 120.00 元 (共 12 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86225162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省分所



目录

◆一	1
◆二	19
◆三	29
◆四	49
◆五	65
◆六	72
◆七	84
◆八	102
◆九	128
◆十	148
◆十一	176
◆十二	182
◆十三	205





目录

◆ 十四	224
◆ 结局	266

在某些内地城市里面，总会有些屋子看上去令人悒郁不欢，就像最阴沉的修道院、最荒凉的旷野或是最凄凉的废墟。

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儿修道院的静寂、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衰败零落。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，以至外地客人会认为这是没有人住的空屋，但若是街上有一有陌生的人走动，窗口就会突然探出一张像僧侣般的脸孔，一动不动，黯淡而冰冷的目光瞪着生客。

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，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。一条起伏不平的街，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，那所屋子便坐落在街的尽头。现在那条街已经不大有人来往了，夏天热，冬天冷，有些地方还暗得很，可是颇有些特点：小石子铺成的路面永远清洁、干燥，还不时传出清脆的回声；街面窄而道路曲折，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，坐落在城脚下，属于老城阴暗的一部分。

全都是300多年前的古宅，虽是木造的，还很坚固，各种不同的构造别有风光，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那些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。你走过这些屋子，不





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，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，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，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。

有些地方，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，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，木料支架的屋顶，年深月久，往下弯了；日晒雨淋，椽子已经腐烂。有些地方，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，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，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，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了。再往前走，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，我们的祖先常常异想天开，刻些奇形怪状的文字，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了；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，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。也有一般布尔乔亚刻的徽号，以表示他们是旧乡绅，掌握过当地的行政。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，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，受过了1789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，还看得出遗迹。

这条街上，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，也不是大商店，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，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，完全像我们上一辈的女工习艺工场。宽大低矮的店堂，没有铺面，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，没有橱窗，可是很深，黑洞洞的，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玻璃。满板的大门分做上下两截，简陋地钉了铁皮；上半截往里打开，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，总是有人进进出出。门旁半人高的墙上，一排厚实的护窗板，白天卸落，夜晚



装上，外加铁门好落锁。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，就靠着大门的上半截，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，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。半人高的墙壁下面，是陈列商品的地方。招徕顾客的玩艺，这儿是绝对没有的。货色的种类主要要看铺子的性质：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鳕鱼，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，楼板的橡木上挂着黄铜索，靠墙放一排桶箍，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。

你进门吧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，干干净净的，戴着白围巾，手臂通红，立刻放下编织物，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，不管是两个铜子还是2万法郎的买卖，对你或者冷淡，或者殷勤，或者傲慢，那就得看店主的兴趣了。

你可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，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，坐在门口





跟邻居谈天。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，但是安育地区所有的箍桶匠，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。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，他能卖掉多少桶板，估计的误差最多是上下浮动一两块板。一个好太阳的天气可以教他发财，一场倒霉的雨水会教他亏本：酒桶的市价，一个上午就可以从11法郎跌到6法郎。

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，市场的形势是由天气做主的。种葡萄的、有田产的、木材商、箍桶匠、旅店主人、船夫，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阳：晚上睡觉，就怕明朝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。他们怕风、怕雨、怕旱，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，没完没了地争执。晴雨表能够轮流地教人愁，教人笑，教人高兴。

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“黄金一般的好天气”这句话，对每户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。而且个个都会对邻居说：“是啊，天上落金子下来了。”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会带来多少利益。在天气美好的季节，到了星期六中午，就别想买到任何东西。做生意的人大都有一个葡萄园或一方小园地，全要趁好天下乡去忙他两天。买进，卖出，赚头等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，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功夫打哈哈，说长道短，刺探旁人的私事。某家的主妇买了



一只竹鸡，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。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决没有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。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，那些无从窥测的、又暗又静的屋子里，实际上藏不了什么秘密。

大多数时间，每对夫妇都坐在大门口，在那里吃中饭、吃晚饭、吵架拌嘴。街上的行人，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的研究。编一些市井笑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

我们这个故事中要讲的那所凄凉的屋子，就是这条街上的古宅之一。

古色古香的街上，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，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。拐弯抹角地走过去，你可以看到一处黑魆魆的凹进去的地方，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。

在内地把一个人的家称做府上是有分量的。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，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。

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，自有它的前因后果，那是从没在内地耽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。葛朗台先生，有些人还称他葛朗台老头，不过这样称呼他的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并且已经越来越少了。他在1789年时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，识得字，又能写能算。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，他正好40岁，刚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。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





的陪嫁，凑成2000金路易，跑到区公所。拍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，葛朗台把400路易往他那里一送，就合法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、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。

在索漠的市民眼里，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，前进分子，共和党人，关切新潮流的人物；其实箍桶匠只关切葡萄园。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，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。

在政治方面，他包庇从前的贵族，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拍卖；商业方面，他向革命军队供应一二千桶白酒，代价是把共和国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——几片属于一家修道院的肥沃草场——弄到了手。

拿破仑执政时，葛朗台做了区长，把地方上的公事处理得很好，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；拿破仑称帝的时候，他变成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，因为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，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，一个后来被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。虽然丢掉区长的荣衔，葛朗台毫不惋惜。他在任时，为了本城的利益，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。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，也占了不少便宜，只交很轻的税。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，靠他不断的经营，他的葡萄园变成地方



上的顶尖儿好园,也就是说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。

免职的事发生在1806年。那时葛朗台57岁,他的女人36岁,他们的独养女儿才10岁。

大概是老天看见他丢了官,想安慰安慰他吧,这一年中葛朗台接连得了3笔遗产,先是他岳母特·拉·古地尼埃太太的,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·拉·裴德里埃先生的,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,香蒂埃太太的;这些遗产数目究竟有多大,没有一个人知道。只知道三个老人生前爱钱如命,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金钱。特·拉·裴德里埃老先生把放债叫做挥霍,觉得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要实惠得多。所以他们积蓄的多少,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。

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,那是尽管我们爱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,他成为当地“纳税最多”的人物。他的葡萄园有70公顷,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,他还有13处分种田,一座老修道院,修道院的窗子、门洞、彩色玻璃,一齐被他从外面堵死了,既可不付捐税,又可保存那些东西。此外还有八九十公顷的草原,上面的3000株白杨是1793年种下的。他住的屋子是自己的产业。

这是他看得见的家私。至于他现金的数目,只有两





个人知道一个大概。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，替葛朗台放债的；另外一个台·格拉桑，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，葛朗台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跟他暗中合作一下，分些好处。

索漠城里个个都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，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，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，快乐得无可形容。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看起来都是黄澄澄的，像染上了金子光彩。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，就会像色鬼、赌徒一样，眼光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，一派躲躲闪闪的、馋癆的、神秘的模样，这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。凡是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，这些暗号无异帮派里的切口。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，又是老箍桶匠，又



是种葡萄的老手，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1000只桶，什么时候只要500只桶，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；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，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，他老是有酒桶出卖，他能够把酒藏起来，等每桶涨到200法郎时才抛出去，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100法郎的时候就脱手了。这样一个人物当然能博得大家的敬重。最有名的一次是1811年，他把那年的收成乖乖地囤在家里，再一点一滴地慢慢卖出去，挣了24万多法郎。讲起理财的本领，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，是条巨蟒：他会躺在那里，蹲在那里，把俘虏打量半天再扑上去，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，倒进大堆的金银，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，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，不动声色，冷静非凡，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一样。

他走过街上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、又敬重、又害怕。索漠城中，几乎每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瓜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。某人为了买田，从克罗旭那里弄到一笔借款，利率要1.1分，某人拿期票向台·格拉桑贴现，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。市场上，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，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。有些人认为，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一宝，值得夸耀。不少做买卖的，开旅店的，得意洋洋地对外客说：





“嘿，先生，上百万的咱们镇上有两三家；可是葛朗台先生哪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！”

1816年的时候，索漠城里顶会计算的人，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大概值到400万；但在1793到1817年中间，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10万法郎，由此推算，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。因此，打完了一场牌，或是谈了一阵有关葡萄收成的情形，提到葛朗台的时候，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会说：“葛朗台老头吗？……总该有五六百万吧。”要是克罗旭或台·格拉桑听到了，就会说：

“你好厉害，我倒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！”

遇到什么巴黎客人提到洛岂尔特或拉斐德那样的大银行家，索漠人就要问，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。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，回答说是的，他们便把脑袋一侧，互相瞪着眼，满脸不相信的神气。

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。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可笑的地方，可以给人家当话柄，那些话柄也早已消灭得无影无踪了。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，到处行得通；他的说话、衣着、姿势、瞪眼睛，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；大家把他仔细研究个透，就像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作用研究出来似的，终于发现他最琐屑的动作，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。譬如，人家说：



“今年冬天一定很冷，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，咱们也该收割葡萄了吧。”

或者说：

“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，今年酒的产量一定不少。”

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，也不买面包。每个星期，那些佃户都会给他送



来一份足够的食物：阉鸡，母

鸡，鸡蛋，牛油，麦子，都是抵租的。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，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，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，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。他们家另雇用一个老妈子，叫做长脚拿依的，虽然上了年纪，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。房客之中有种菜的，葛朗台便派他们供应蔬菜。至于水果，收获得很多，大部分都拿到市场上出售。烧火炉用的木材，是田地四周的篱垣，或砍烂了一半的老树，由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，用小车装进城，他们还



有心巴结，替他送进柴房，讨得几声谢。他的开支，据人家知道的，只有教堂里坐椅的租费、圣餐费、太太和女儿的衣着、家里的灯烛、拿依的工钱、锅子的镀锡、国家的赋税、庄园的修理，以及种植的费用。他新近买了600阿尔邦的一座树林，托一个近邻照顾，答应给一些津贴。自从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，他才开始吃野味。

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，说话不多，发表意见总是用柔和的声音，简短的句子，搬弄一些老生常谈。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，逢到要长篇大论说一番，或者跟人家讨论什么时，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，弄得对方头昏脑胀。这种口齿不清、理路不明、前言不对后语，以及废话连篇直至把他自己也弄糊涂了的情形，人家当做是他缺少教育，其实完全是假装的，这些你会在以后的故事中看到。而且逢到要应付、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，他就搬出4句口诀，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，叫做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能够，我不愿意，等着瞧吧。”

他从来不说一声是或不是，也从来不把黑字落在白纸上。人家跟他说话，他总是冷冷地听着，右手托着下巴颏儿，肘腕靠在左手背上；无论什么事，他一朝拿定了主意，就永远不变。一点点儿小生意，他也得盘算半天。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话之后，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，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。他却回

